

捉獲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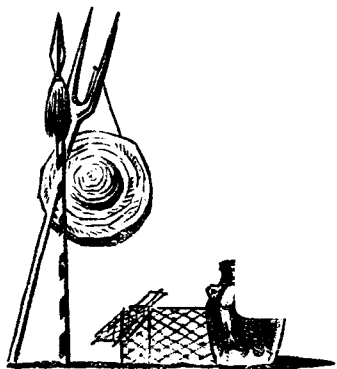
ZHUO HUAN JI



捉獾记

石大鸿
王东汉

上海人民出版社



捉 獾 记

石大鸿 王东汉 著

装帧设计 胡永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75 字数 41,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R10171·541 定价: 0.17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山花》、《小勇和他的伙伴们》、《捉獾记》、《明灯闪亮》等四个儿童短篇组成。这些短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红小兵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的战斗生活。他们同阶级敌人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坚决批判和抵制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批林批孔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红小兵们自己的贡献。他们不愧为“批林批孔当闯将，学习理论当尖兵”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组短篇小说有较浓的时代气息和北方农村的特点，语言活泼，文字流畅，适合小学中、高年级同学阅读。

目 录

山花 · · · · ·	石大鸿(1)
小勇和他的伙伴们 · · · · ·	石大鸿(14)
捉獾记 · · · · ·	王东汉(34)
明灯闪亮 · · · · ·	王东汉(53)



山 花

小山花最不乐意人家说她小啦。“什么小不小的？我比冬子还大两岁哪！”

可不，过了年，我们山花就十二了。别看年纪不大点儿，说话、办事，“小大人”味儿浓着哩。你单瞅她那身打扮——紧身的蓝格格小花袄，小白领子翻在外边；黄条条的裤子，下配一双带补钉的红帮小布鞋，再加上圆圆的脸盘、黑亮黑亮的眼睛、高高的鼻子、剪得齐刷刷的短发，显得可精神啦！

谁不知道山花是个好孩子？满村里问问去！在学校，老师同学夸；在队里，叔叔婶子夸；在家就甭提了，帮奶奶做饭、挑水、扫院子，乐得奶奶成天价挂在嘴边边上。

也难怪大伙夸她，这孩子能着哩。论学习，不光肯动脑子，还有个倔劲儿，啥问题不弄明白不放下，既是批林批孔故事队的小主力，又是红小兵宣传队的小积极；论劳动，队里的活路，只要能干得了，拾个麦穗、打点猪草什么的，准拉不下她。平时人不大，胆不小，上树、游泳，男孩子敢干的她都敢干；还讲个原则性儿，甭管谁办了对集体不利的事，她都敢站出来“批评批评”、“斗争斗争”。小嘴里道道还正经不少，叫你不佩服也得服。大伙都说这孩子是和她爷爷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爷爷是队里的老饲养员，有名的“管得宽”，在村里威信可高了！山花就爱和爷爷呆一块。这不，今儿刚放学，她就一头扎进爷爷的饲养棚，帮爷爷忙活起来。

回到家里，奶奶早把晚饭准备好了。山花端起自己的小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奶奶在一边满意地看着。一会，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柜里拿出一块红底小白花的布料来。

“花，你看！”

“哎呀，太棒了！”山花早就盼着有一件和铁梅姐姐一样的衣服了。奶奶可真好！

她放下饭碗，冲奶奶扮了个鬼脸，问道：“是妈妈寄

钱来了吧？”

“还没哩。”奶奶慈祥地笑着，“傻丫头，妈没寄钱，奶奶就买不起一块布啦？今年预分，咱家能进百十元哩！只要你喜欢，奶奶啥都能给你买回来。”

可也是。山花是奶奶的心尖子哪！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她从小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能不疼么！

“咯咯嗒……咯咯嗒……”听见这声音，山花跳下炕就往院里跑，一会，拿着两个温乎乎的鸡蛋回来了：“奶奶，瞧，多大个儿！”

“嗯，不赖。”奶奶接过鸡蛋，自言自语地说，“刚好，够五十了。”说着，从柜子里搬出个小花罐罐来。

“一五、一十……”奶奶把罐罐里的鸡蛋都拿出来，仔细地数着。山花边收拾碗筷边问奶奶：“咱家啥时换的对联？谁给写的？”

“啊，前街你艾财叔写的。昨日后晌他来咱家，我寻思年根了，该换换对子。他是个利索人，两下子就划拉完了。”奶奶拨弄着鸡蛋，没抬头。

“哼！写的啥嘛？！‘欢欢喜喜送旧岁，热热闹闹迎新年。’没意义！”

“咋的？！”奶奶抬起头，不解地望着山花。

“您看看人家门儿上，不是抓路线，就是学大寨，哪

有什么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噫！”奶奶这才明白过来，“你小孩家家的，瞎喳喳啥呀？要过年了，不该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对联嘛，不就图个好看？有啥讲究的嘛！”

“不对！”小山花鼻头一皱，“老师说的，过去地主老财尽写发财、有福，他们光图好看哪？！”

“咱不识字，没你知道得多！”奶奶装好了鸡蛋，解下围腰，假装生气地说。

山花可不吃奶奶这份儿：“您别打马虎眼儿，反正我不同意贴这样的对子！道理嘛……”她歪着脑袋想了一会：“等爷爷回来，我请示请示，再给您讲，非说服您不可！”

“得，就会从你爷爷那儿搬救兵！”奶奶轻轻地敲了一下山花的小额头，又说：“这事就这样，你们爱咋着就咋着吧。快，把这个给你艾财叔送去。”说完，抱起装鸡蛋的小罐罐就往山花怀里塞。

“干嘛？我不去！”

小山花打心里腻烦艾财那号人。听爷爷说，解放前他是个跑堂的，跟地主老财混得怪不错的。眼下参加农业生产，干集体活儿不如干自家活儿一半精心。借口有病，三天下地，两天“休息”，还尽爱喝酒干啥的，山花才不愿近乎他哩！

奶奶好说歹说，山花就是不去，不光不去，还刨根问底，干嘛要给他鸡蛋？

奶奶急了。不去？不去我去！干嘛给他鸡蛋？你不想想你那花布哪来的？

奶奶一说，山花全明白了。好，花布是这样来的，那咱就不要！她正要将花布拿去还给艾财，脑子里又突然冒出一串问号，于是，在门口站了一小会，转身问奶奶：“您告诉我，艾财咋知道咱们想买这块花布？”

“那还不是人家有脑子，会办事！”奶奶不以为然地说，“也是我爱唠叨。那天去你二婶家，正好艾财也在。我跟你二婶说想把蛋卖了给你买件这样的花褂儿。难得人家热心快肠，听见这事就装心里啦，上公社就给捎来一块。我说鸡蛋还没卖，手头没现钱，是不是把存款取回点儿？人家说不急，存着的款子别动了，等两天他再去公社时替咱把蛋捎卖了就得。人家想得有多细！”奶奶一口气说了一大套，还拿眼瞪山花一下，“你呀，小小人儿心眼太多了。这有啥？又不是白要他的！”

山花没言语。她脑子里在打转转哩。奶奶说得有鼻子有眼，没错的呀。可是奇怪，艾财那人平时自私得出了名儿，想自个多，想别人少，多会见他热心快肠过？咋变得这么快？他不是干部，又没派上啥事，干嘛老去公社？爷爷常说，看人得看一贯表现，可不能被一时

的现象迷了眼儿。嗯，非得闹明白这里头有啥弯儿没有。

主意拿定了，山花用坚定的口气对奶奶说：“咱们闹不清这花布咋来的，先还给他。鸡蛋星期日我去卖，咱们自个买布去。”

“你看着办吧。”奶奶知道山花的脾气。她叹了口气，自个嘟囔着，“人家一不会偷，二不会变戏法，咋来的？难道能飞来不成？别把人家好心当了驴肝肺……”

“咱们也不冤枉他。调查调查就行了。反正我是有些怀疑。”

“怀疑啥？”山花刚说完，爷爷大步走了进来。

山花把这事和自己的想法给爷爷说了。爷爷眯起老花眼，思忖了一会，对奶奶说：“孩子想得有条理。咱们把布还给人家。我这儿刚收到花她妈寄来的钱，咱们自个上供销社买去。”“花呀，”爷爷又小声对山花说，“你留心问问，看艾财上别人家买鸡蛋没有？……”

“嗯。”山花点点头，黑亮的大眼睛眨巴开了。

早晨，天刚透亮，山花就背着小粪筐出去了。这是她自己订的小“制度”：每天上学前给队里拾一筐粪。

村口的小道上急急忙忙地走着一个人。看架式象是艾财。这么早，他上哪？山花心头一动，便把粪筐藏

好，跟了上去。

穿过果林，绕过麦地，村子渐渐看不见了。艾财越走越快，山花越跟越紧。今儿个，非看个究竟不可！

在一个高高的小土丘上，艾财放下手里的篮子，歇了一会。他抚摸着篮子，脸上掠过了一丝笑意。山花趴在水渠边看得可清楚啦！那篮子里装的啥哩？

太阳在东山露了半拉脸，时候不早了。艾财又上了路，走起来一摇三晃，还哼着小曲儿。神气个啥嘛，山花想，有人在你后头跟着哩！咋还不到？腿有点疼了。这家伙到底要干啥去？

转过一个小山梁，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排排海大海大的房子，还有老高老高的烟囱。山花知道那是个工厂。爷爷曾带她去厂里收过肥料哩！

工厂的大门看得清了。这时，艾财突然一个急转，钻进了工厂围墙边的一个破工棚里。

棚子很小，里面黑洞洞的。山花看不清艾财在干啥。这咋行？她四处“侦察”了一下。有了！这棚子后面不是有棵大树吗？山花朝巴掌心里吐了口唾沫，“哧溜”一下便上了树。凑着棚顶上的洞洞往下看，只见艾财和一个生着小吊眼、大鼻子的男人在嘀咕着什么。一会，艾财掀开蒙在篮子上的白布，嗨！满满一篮鸡蛋！他拍拍大鼻头的肩膀：“咋的？能卖个好价钱吧？”



“这个数。”大鼻头动了动指头。

“太便宜了！”
艾财直摇脑袋。

“老哥，你可是
饱人不知饿人饥
呀！为了这些鸡蛋，

腿都跑断了！不兴拿两个跑路钱哪！”大鼻头说着，深深出了一口气，“再说，如今正在学理论，眼睛多着哪。干咱这一行，真是到处有风险啊！”艾财听了，呲牙咧嘴地做出一副苦脸：“好吧，卖完了咱俩再算。你的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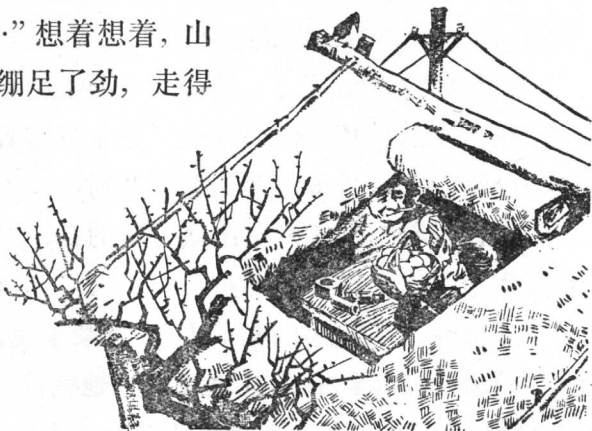
“这儿哪——”大鼻头解开一个破口袋，从里面拿出花布、毛巾、手电筒、饼干盒一大堆小物件来。艾财一见，眼儿挤成了一条缝，赶紧掏出个包袱皮，把那些玩艺一古脑儿包起来。发现里头有几条花手绢，艾财干咳了一声：“你他妈的真行，连人家的手绢都偷来了。”“嘿嘿，不是吹，裤头我都能给你闹来。这一带几个工厂、机关，遍布我赵某人的足迹。”大鼻头得意了一会，又沉下脸来，“话说回来，这可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事，要

是叫人逮住，非被揍个臭死不可！”

“好哇！这个贼，这个和贼混一块的人！”山花听着听着，气得直颤颤，一不留神，差点掉下树来。“有人！”大鼻头听见动静，提起篮子就往外跑。艾财慌忙跟了出去。见他们走远了，山花跳下树来，在棚里转了一圈，发现大鼻头的破口袋没拿走，她捡起来揣进兜里，大步向村里走去。

从大队部出来，小山花好象觉得脑子里多了好些东西。她一会琢磨着支书严伯伯的话：“咱们不光要和地主、富农斗，还要跟自发势力斗，跟资产阶级思想斗，对坏人坏事要大胆揭发、深刻批判，一点情面也不留……”一会掂量着爷爷的话：“谁不搞社会主义，专搞邪的歪的，咱们就轻饶不了他！……”想着想着，山花的小腿绷足了劲，走得更快了。

刚进院门，山花一眼瞧见艾财坐在炕上，正和奶奶



说着啥哩。她轻轻走到窗跟前，站住了。

奶奶说：“花布我们山花不要。鸡蛋我们自个要吃。”

艾财说：“山花不是挺喜欢那块布吗？不要？没那事！”他晃晃脑袋，又说：“您家里几个鸡下蛋，能吃得完哪？”

“吃不完我们卖给国家！”山花一步跨进屋子，用挑战的目光看着艾财。

“嗨，红小兵回来啦？”艾财皮笑肉不笑地说，“应该卖给国家，可卖给我……”

“也一样，是吗？”山花不等艾财喘气，又问，“你要那么多鸡蛋干嘛？”

“小姑娘说话可真能撑死人哪！”艾财故作惊态，“我不过买几个鸡蛋送送人，你不卖，不卖拉倒！……”

“买几个？”山花笑了，笑得艾财心虚得不行。“兴娃家、柱子家、二婶家，你都买过！这个账咋算哪？！”山花声音不高，几句话却象刀子扎得艾财心口疼。

“你管得着吗？”艾财拿出横打岔的劲，“你爷爷是‘管得宽’，你也要样样管哪？”

“怎么？！”山花摸了摸红领巾，自豪地说，“谁想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干坏事，我就要管！”她稍停一会，拿眼轻蔑地瞥了艾财一下，“真会编瞎话。送人？是送给他

吧？”说罢手一挥，“啪”地一声，那个破口袋落在艾财脚跟前。

艾财一怔，突然要起泼来：“你要咋着？我一不是地主，二不是富农。我不是专政对象！”这家伙话音一声比一声高。

山花可没被吓住。你跳啥？嚷嚷啥？有支书伯伯，有队里那么多叔叔婶婶，有爷爷，还有我们红小兵哩！她紧盯着艾财，一句比一句有势头：“你不是地主、富农，你咋和他们一样干坏事？！你和坏蛋一个鼻孔出气，那么多鸡蛋全交给坏蛋了！坏蛋偷东西，连手绢都偷！你把偷来的东西转卖给我们，从中捞油水！我爷爷说了，国家让统一买东西，统一卖东西。你干嘛胡来？你这不是破坏国家政策吗？不是破坏社会主义吗？你坏，我们就要斗争。你要不认错，继续坏到底，专政就得管你！就是这话！”

“说得好！”一个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山花一看，是支书严伯伯！后面，有爷爷，有队长叔叔、刘婶婶、齐妈妈，还有好多好多的人。

“艾财！”严伯伯厉声说，“刚才公安局来电话，抓住一个作案多年的盗窃犯。”艾财一听，身子软了，头低到膝盖上。“据他交待，你和他勾结一块，帮他倒卖赃物。你供给他鸡蛋、花生油和其他农副产品，让他高价出

卖，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统购统销，破坏工农关系。你敌我不分，唯利是图，到底要滑到哪儿去？！”支书的话，震得艾财头上直冒汗珠。

人们议论开了。个头高高的二婶子，气得拿指头戳艾财：“原来你干了这么些‘好事’呀！我还差点信了你的瞎话咧！”“我这脑子也不跟趟……”你猜说这话的是谁？是奶奶！她从人群中挤出来，咂巴着嘴说，“要不是咱们山花，我那五十个鸡蛋不就归你啦？！”瞧，奶奶一

边批判艾财，一边还表扬山花哩！

往下就不用细说了。队里当天召开了社员大会，狠狠地批了艾财一家伙。山花哩，自然是头一个给他送“炮弹”啰。

春节前两天，队里搞完了决算，奶奶用分得的钱给小山花做了那件红底白花的

